

除了设计艺术,还需要什么?

◆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姜锡祥 文/摄

● 新闻背景

刚刚过去的世界地球日,主题是“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我们的城镇化,我们的新城建设是绿色的吗?新世纪以来,嘉定新城以一批新锐建筑师为主力展开了国际范儿十足的设计实践,这些建筑师为世人呈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办公、公共建筑及小品。可是,两年后我们来到嘉定远香湖,发现荒凉破败都不足以形容这些 2011 年后方才陆续竣工的建筑,我们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和痛心的漩涡之中。

● 他们是一批有思想、有创意、有激情、想干一番成就的年轻人,远香湖,聚合的设计师可以说代表着中国设计的未来

远香湖公园里,无论是憩荫轩、探香阁,还是大顺屋、荷合院、带带屋、沉香园与桂香小筑,在我们眼里都是草莽丛生、破败不堪的样子,看着叫人心里揪得慌。

“憩荫轩坐落于远香湖主湖区南侧最大岛屿东南角一处人工小树林中……为了让使用者有居于树下的感觉,我们的基本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消解空间与环境的界限,让树林在建筑中得到延续,让树木与建筑缠绕在一起。”设计者张斌这样描述“玻璃屋”,为了让建筑“消失”,我们在坡地上一米高的位置架起一块边界参差的多孔混凝土平台,以实现最小程度的环境扰动;平台上的 6 个孔形成 6 个内院,种 6 棵大乔木,“若干年后建筑就隐居到树荫下了。”

还有探香阁,也就是附近居民所称的“斜屋”。“我们在场地上错落搁置了 5 个方形截面式筒体,它们呈不同程度倾斜……中间的 4 个筒体朝向东边的水面,两个向下斜探向水面,两个向上斜探向空中,4 个筒体围合出一个朝水面开口的下沉式庭院……可作餐厅,也可作为展示空间。”

还有贝壳模样的沉香园、长方形单坡顶的带带屋,都倾注了建筑师身处当下钢筋混凝土森林——城市中,设计中展现出的回归自然的思考。所以徜徉在远香湖公园里,我们依稀能体味到元人山水那种“吴兴清远”式的水清苇岸、疏离有致、淡而不散。

这些作品的主人是张斌、王方戟、伍敬、童明、白德龙……一群有思想并让作品开始思想的设计师。

● 这哪里是世界首座“斜屋”?朝水面的庭院矢溺遍地,竟无下脚处;叫不上名字的新筑院落大门紧锁,一棵搬来的大树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除了公园的环境让人颇觉得当初的决策者和设计者很有些诗情画意小清新,很想与紧张催命的城市快节奏决裂外,园内的构筑只有林中屋里刺耳电锯声表示那里还有活气,其它构筑里全部荒寂一片,了无生气。

看到树林背后的这栋探香阁,“斜屋!”我们情不自禁就喊出了声,兴奋地奔了过去。灰色的墙、透明的玻璃,全都不按脑中常识的墙、窗那样工整地建,而是前倾后仰、探头伸舌地或斜向路边、或探向水面,莫非“真香是水”,所以阁要斜身去探?占地 2000 余平方



米,建筑 500 多平方米,采用清水混凝土、平板玻璃构筑的餐厅,在这里吃饭肯定是惬意极了,尤其是邻水这一面,喝点小酒一会儿就水乎哉屋乎哉地不知谁高谁低了?

走近了,感觉不对了,转过去,恶心了,垃圾遍地,矢溺遍地,楼梯断了头;房里面,豁口龃牙,建筑垃圾遍地乱扔,野猫硕鼠见人立刻乱窜。这就是代表当代世界设计潮流的建筑小品的结局?

不甘心,再转,公园内的各种小屋,清新的、淡雅的、异形的,他们大都是有思想的,除了一处租给公司办公外,其余都是锁当门、板封窗,圆圈里麻麻的石头中坚强站着的树就是屋的“主人”了;也有装置小品,木头球、竹编球、瓷片贴的球,还有粘土筑的球,个个破败:半圆的球上贴的瓷画都是孩子们绘制并烧制贴上去的,但已经斑驳残缺,一下让人想到今天千疮百孔的地球。

● 在凄清的远香湖里转,我们的心渐渐灰冷下来;转的时间长了,惋惜,城市品质的提升,除了设计艺术,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当初,青浦、嘉定是“上海参观当代建筑最值得前往”的地方,可是现在竟是这副模样,责任在谁?高大上的作品当然需要设计师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既成之后我们的政府、民众还能、还须做什么?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在美国波士顿,有座世界唯一的糟糕艺术博物馆,这里挂满了最差劲的艺术品,馆长司各特·威尔森(Scott Wilson)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永远没有机会出现在其他博物馆的作品,在我们这里得到歌颂。”博物馆是这样成立的,上世纪 90

● 评论

比艺术更重要的

◆ 艾考

说到提高城市品位和艺术气韵,我们自然就想到请世界顶尖艺术家、设计家来,立刻想着去全球招标,选“最好的”,但你可曾想过?你把金茂大厦放到华西村,好看吗?肯定不好看,因为它的周边是农田;但我还要说设计者捧出了一盘清新淡雅的“远香湖”,你好好地待她了吗?

我们可以找千万个理由,比如当初的决策者走了,这里还没人气,资金跟不上。但扪心自问,我们心里真正缺失的是什么?是意识,是悉心护花的意识。因为缺失此类意识,所以家有宝贝却视若敝帚。

艺术作品好比一朵花,设计只是一颗种子,花儿要长得壮实、开得鲜艳,就需要我们精心呵护、精心打理;否则,一阵雨打风吹去,再好的艺术品也只会像远香湖中的房子一样矢溺遍地猫鼠乱窜。

不能再荒了,行动起来吧,这些艺术品都很金贵呢!

年代初,司各特从波士顿街头两个并排而立的垃圾桶之间捡到一幅油画《花园里的露西》,谁知立刻有人要买,司各特·威尔森大受启发,成立博物馆,致力于收藏“太难看以至于不能不看的艺术品”。当然,《花园里的露西》就成了第一件镇馆之宝。

《花园里的露西》透着一股诡异之气:一阵大风从画面左侧吹进来,使浓云淡淡的绿色云团在明黄色的天空上时卷时散;大地上,浓绿、橙黄及墨绿的草地如波浪般翻滚着,白色和鲜红色的花朵也跟着一片凌乱。画面正中央,一个白发飞舞、满脸横肉、双眉紧蹙的老太太身穿一件明艳夺目、裙裾飞扬的水蓝色连衣裙,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鲜红色的靠背椅上。老太太漆黑的眼珠中射出不容置疑的严厉,简直让人无法直视。但评论家们却对这幅画“赞不绝口”:“这动感,这椅子,这颜色微妙的天空,这深刻有力的面部……所有细节都在呼唤一个名字:传世之作!”

另一张镇馆之宝是《穿夏威夷草裙的杂耍狗》,糟糕艺术博物馆将之定位为“好像花了很多力气画出来但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画出来”的类型代表。画中小狗的身材比例完全失调,过长的腰部曲线看上去很像今天被严重 PS 以致畸形的女性长腿。

该馆的收藏品,艺术评论家塞克说:“糟糕艺术博物馆让人大笑、让人深思,让人更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仅如此,糟糕艺术博物馆也并不是想进就进的,这里的艺术品遴选标准一点也不比其他博物馆低:首先是成熟高超的绘画技巧,涂鸦或真的不会画画而产生的作品是不合格的;另外,画作必须真诚、有内涵,而且绝对不能无聊。

面对糟糕艺术,尚且如此用心,如此尽心,对待那些艺术精品还用说吗?